

永不回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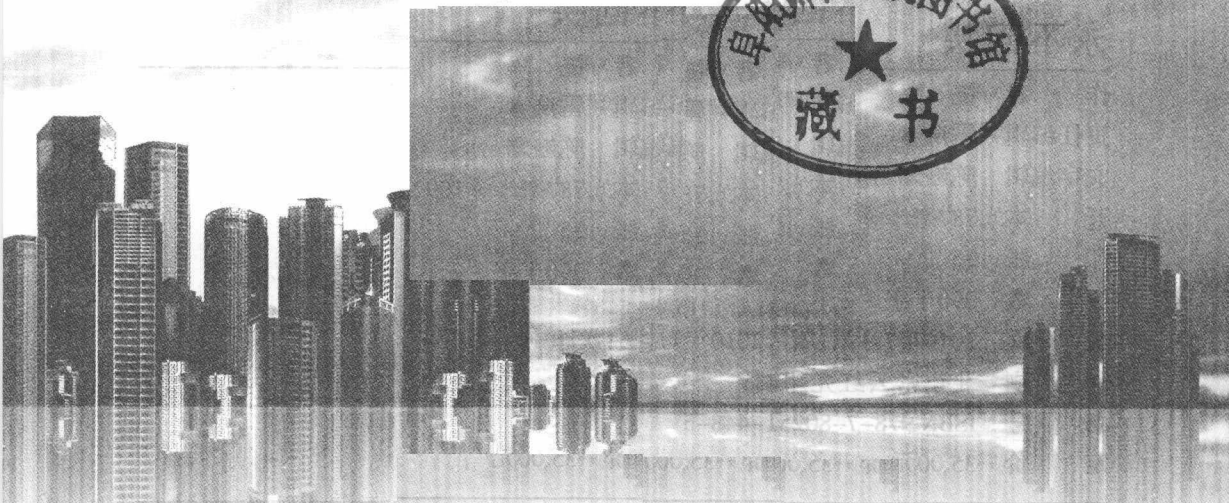
在大门缓缓关上的一刹那，
我决定永不回头。

饶晖◎著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永不回头

饶晖◎著

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法律顧問：陳慶律師事務所 (010) 64202020

電子信箱：jinchengchubanshe@163.com

網址：http://www.jcph.com.cn

總編輯室 (010) 64202020 總發行部 (010) 64202020

編輯部 (010) 64202020 印刷部 (010) 64202020

發行部 (010) 64202020 總發行部 (010) 64202020

北京發行所 (010) 64202020 總發行部 (010) 6420202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不回头/饶晖著. -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80251-448-5

I. ①永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96865号

Copyright © 2010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永不回头

作 者 饶 晖

责任编辑 雷燕青

文字编辑 陈姗姗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

印 张 25

字 数 290千字

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448-5

定 价 35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

发行部 (010) 84254364

编辑部 (010) 84250838

总编室 (010) 642285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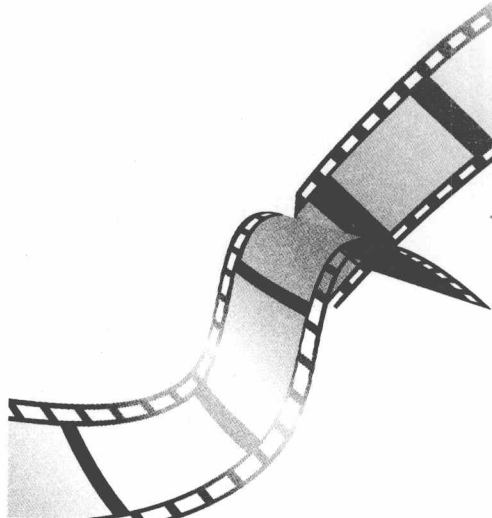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目 录

CONTENTS

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 | 第一章 重生 |
| 17 | 第二章 物非人也非 |
| 44 | 第三章 殇逝 |
| 65 | 第四章 和解 |
| 79 | 第五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|
| 95 | 第六章 生活，怎一个难字了得 |
| 115 | 第七章 山重水复疑无路 |
| 136 | 第八章 挣扎 |
| 155 | 第九章 万事开头难 |
| 177 | 第十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|
| 197 | 第十一章 爱，其实一直都在 |
| 219 | 第十二章 奋起 |
| 234 | 第十三章 无法原谅 |
| 253 | 第十四章 矛盾 |
| 274 | 第十五章 爱情的阴谋 |
| 291 | 第十六章 牵挂 |
| 310 | 第十七章 真情，假意？ |
| 334 | 第十八章 雪上加霜 |
| 353 | 第十九章 爱，所以远离 |
| 376 | 第二十章 我们永远在一起 |

第一章 重生

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，又缓缓关上，站得笔直的狱警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。灿烂在阳光下，王朝东和白志远都微微地眯着眼睛，一脸茫然地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。

“操，这鬼太阳！”王朝东看了看四周，狠狠地吐了口痰。而白志远则焦急地四处看，脸上浮现出一丝失望。他不甘心地往两边走了几步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藏人的地方，但还是一无所获。

“不可能啊……都说好了的……”白志远喃喃地说道。

王朝东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，“可能在路上吧。”说完又眯着眼睛看着四周。十八年了，只有他自己明白这十八年自己是怎么一天一天熬过来的。他深深呼了口气，外面的空气都比里面的好。奶奶的，我王朝东终于出来了，出卖老子的王八羔子你就等着瞧好吧！

“大哥，几点了？”白志远打断了王朝东的思绪。

王朝东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，十八年没用的手表早就停了，于是抬眼看了看刺眼的太阳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十一点了吧。”

白志远闷闷地说：“可是我和笑笑约的十点呀，她不会是记错日子了吧？”王朝东终于意识到白志远的焦急与不安来自何处。

“不可能！”王朝东毋庸置疑的口气给了白志远很大的安慰。

但是，白志远心里还是滑过一丝疑虑，“她怎么还没来呢？”

王朝东不耐烦地推了白志远一把，“我说你怎么跟娘儿们似的？不是都和你说了嘛，路上呢！”白志远动了动嘴，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，沉默了下来。

太阳一点一点移动，阳光下二人的影子一点点拉长，偶尔经过的车辆和行人诧异地看着他们，周围还是一片安静。狱警依旧目视前方，丝毫不管已经逗留了五个

多小时的王朝东和白志远。两个人疲惫地坐在墙角，不停地打量着四周，目光中的热切早已退却，只剩下满满的失落。

“白傻子，走！”王朝东拍拍屁股站起来，拎起行李要走，一低头，发现白志远还一动不动地坐着。

王朝东拍了拍白志远的头，“要来的话早就来了。人家不来，你他妈的等成木乃伊也没用！”

白志远还是没动，却憋红了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“谁说她不会来？她说过来的，她就一定会来！”

王朝东轻蔑地瞥了一眼白志远，“行，你就耗着吧！老哥没耐心陪你玩！回见！”说完大步走了。

“大哥！”白志远站起来叫住了他，语气中有股压抑不住的憋屈，“都说好了，她为什么不来？”

王朝东回过头，表情木然，“你去问她呗，问我有屁用？”

白志远的声音低下去，话语里满是犹豫，“你说她，是真有事，还是……不想见我？”

王朝东看看沮丧的白志远，压住了火，试图安慰他，“她有任务吧？”白志远疑惑地看着王朝东。

王朝东不耐烦地道：“她不是空姐吗，说不定今天要飞呢！”

白志远好像心里平衡了一些，但语气里还是有些不甘，“她就是有任务，也该调个班啊，明知道我今天出来……”

王朝东冷笑道：“你当你是谁啊？用不用铺了红地毯迎接你？”白志远沉默了。

王朝东走到白志远面前，一把拎起他的行李塞到他手中，然后搂着他的肩膀裹着他走，“行了，别净想些丧气的事！笑笑是个有良心的姑娘，没准儿正在家给你准备大惊喜呢。”

白志远随着王朝东走着，心中还是满满的疑虑。

“没良心的话就不会等你五年了，快点走！”王朝东推了白志远一把，两人快速赶上一班公交车。

“变化真他妈快，才几年的工夫，哥儿们都不认识这儿了，以前不是这样啊……”白志远看着公交车外的景物感叹道。车上人很少，两人坐在最后一排，都扭着头看外面的大街小巷。“不变才怪呢。”王朝东硬邦邦地回了一句。

白志远疑惑地看了看王朝东，沉默了一会儿又小心地问道：“大哥，你，跟嫂

子联系过吗？”见王朝东一脸木然，他又试探地道，“你跟嫂子……”王朝东还是一言不发。

正当白志远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，听到他冷冷的声音，“早离了。”说完，他又摘下手表，爱惜地用衣角擦了擦表面，然后开始上弦。

“那其他家人……”

“早死了！”王朝东这次没等他问完。白志远听了心头一凛。

然后俩人都沉默了，只听得到王朝东给手表上弦的声音。片刻后，白志远故作轻松地 from 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枚戒指。他拿到王朝东面前，“大哥你看，这是陈管教他们给我凑的份子，给我和笑笑结婚用的。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请来。”

王朝东阴着脸道：“把管教都请来？那你干脆在里面办得了！”

白志远不以为意地笑了笑，还是一脸幸福地说：“大哥，咱可说定了，你一定得给我当证婚人。”

王朝东冷冷地看看白志远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忍。

白志远继续高兴地说：“皇历我都看好了，就这个月十五号结婚最好，多子多福、幸福美满。就剩十来天了，你可得好好儿帮我操办，不能委屈了笑笑！”

王朝东淡淡地说：“放心吧，你还不信大哥我？包你风风光光地把小媳妇娶进门！”

白志远捶了王朝东肩膀一下，“那一言为定。别到时候找不到你，那我可该哭了！”王朝东看了他一眼，木木地笑了笑。

白志远顿了顿了片刻，又小心翼翼道：“大哥，你要没地方去，跟我一块儿回家得了！”王朝东冷笑了一下，“你还真怕我跑了？放心，你结婚那天我准到！别瞎操心了，你老哥地面儿熟！行了，我到站了。”公交车正好停下，王朝东下了车，白志远担忧地看着他的身影。

王朝东茫然地走在人群里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离他很远。

凭着记忆他来到了一个小区门口，可是满目的陌生让他愣在那里。小区前人来人往，门口的保安警惕地盯着他。

“请问，这是原来的吉庆胡同吗？”王朝东问保安。

保安想了想，然后上下打量着他，“没听说过，我来的时候就这样。你找谁呀？”

王朝东没理他，转身要走。一个遛弯儿的老人走过来，“这里原先是吉庆胡同，不过都拆七八年了，几乎都没人记得啦！”

“是吗？”王朝东接过老人的话。

老人热心地问：“你找哪家啊？我对这儿熟。”

王朝东沉默片刻，犹豫地说：“25号院，姓王的，他老婆姓何，您还有印象吗？”

老人边想边说：“哦，25号院呀，是不是有个犯了法的男人被抓的那一家？听说那个男的早枪毙了，那女的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。”

王朝东脸色有些难看，没再多问，转身离开了。身后，老大爷冲保安嘀咕道：“现在的人呀，还真是不懂礼貌……”

派出所户籍科。

王朝东接过户籍警递过来的表格认真地填着。

户籍警推了推眼镜，问：“判了十八年？因为什么事？”

王朝东没抬头，闷闷地答道：“打架，越狱。”户籍警看看王朝东，没再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王朝东填好了表，交给户籍警。

户籍警仔细地看了一遍，“行了，回去等着吧，新身份证下来通知你。”见王朝东迟疑着没有动，户籍警问道，“还有事吗？”

王朝东顿了顿，说：“我想打听一个人，叫何丽萍，原来住吉庆胡同25号院的。”

户籍警警惕地问道：“跟你什么关系？”王朝东低声道：“我前妻。”

户籍警看看他，然后在电脑上查了起来，“哪三个字？怎么写啊？”

“为的‘何’，美丽的‘丽’，萍是苹果的‘苹’多三点，以前在友谊商店工作，身高一米六七……”

这时，派出所副所长刘义权走了进来。

“刘所，”户籍警问道，“原来吉庆胡同25号院，有个叫何丽萍的，您还有印象吗？”

刘义权问：“找她干吗？”户籍警朝王朝东努努嘴，“喏，他前妻。”

刘义权走到王朝东面前，看看他，问：“你就是王朝东吧？”

王朝东连忙点头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“跟你一起出来的那个人叫白……白什么来着？”

“白志远。”

刘义权问户籍警：“白志远来报到了吗？”户籍警道：“没有。”

“哦，怎么没来报到呢？”刘义权自言自语道，然后说，“对了，何丽萍就不用查了，她已经搬走很多年了，早就不在咱们这儿了。”转而又问王朝东，“哎，王朝东，出来了有什么打算？”

王朝东木然地说：“没打算。”

刘所看了看他，沉吟了一下，“王朝东，今年四十五了吧？”王朝东木然不语。

刘义权背着手踱步边说道：“就算活到七十，那还有二十五年呢。二十五年也不算短，别糟蹋了。既然出来了，就好好儿干，不能再回去。”王朝东应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“我们已经通知街道了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，我姓刘。”

户籍警插话说：“这是我们刘所长。”王朝东边鞠躬边说：“谢谢政府。那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走吧。”刘义权说完，突然想起来了什么，“哎——等一下，好像有人给你留过东西。”

王朝东疑惑地看着刘义权，刘义权打了个电话，“小李，把我文件柜里最上层一封写着‘王朝东收’的信拿到户籍科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女民警走进来，递给刘义权一封信。刘义权没接，指了指王朝东，“给他吧。”王朝东接过信，默默地离开了。

王朝东坐在湖边长椅上，手里拿着那封信，没有拆开，呆呆地看了很久。十八年，他就剩下这封信了。王朝东抖了抖信，举起来对着阳光看了看，信封上熟悉的字体依然是那么娟秀。“去他妈的！”王朝东狠狠地将信扔了出去，信落在了湖边的草丛里，王朝东起身离开。刚走几步他又停了下来，转身看着那封躺在草丛里的信，一阵风过，那封信向湖里飞去。王朝东疾步冲过去抓信，信翻飞了几下停在了湖边，当他弯腰要捡的时候，又一阵风吹来，信又飞了出去，眼看就要落入水里了，王朝东一个箭步冲过去，伸手抓住了信，但同时整个身子却跌倒在水里。他挣扎着从水里站起来，手中的信已经浸湿了。远处一个钓鱼的老头儿看着他，一脸的愤怒。

王朝东无视老头儿的愤怒，浑身湿淋淋地捏着那封信走了。他匆匆找了个偏僻的小旅店，脱掉湿衣服，向老板借了把扇子，小心地扇着信，边扇边仔细地辨认信中的内容。但是字迹已经洇开了，模模糊糊什么都看不清，他终于愤怒地把信撕得粉碎。

五叔来到店里，打开收银机，发现里面只有几张毛票。五叔疑惑地问收银员：“今天怎么就这么点？”收银员东东站在一旁一脸委屈的样子。

五叔一下明白了，“是不是又是安子？”东东点了点头。“这个王八羔子，人呢？”五叔生气地问道。东东伸手指指远处的货架，五叔走了过去，被看到的景象气得浑身冒火。货架后的一把软椅上，安浩天戴着耳机，咧着嘴睡得正香，身上还盖着一本漫画书。

五叔狠狠地踢了软椅一脚，“起来！”

安浩天被惊醒了，慌忙站起来，“怎么了，怎么了？地震了吗？”

“你是不是又从柜台上拿钱了？”五叔指着安浩天问。

“哦，这事呀，没错，是我拿的。”安浩天吁了口气，挠了挠头，“对了，给你借条，老规矩，从下月工资里扣。”说着，他从兜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五叔。

五叔拍开他的手，“扣个屁，你的借条已经把明年的工资都支完了！”

安浩天嬉皮笑脸地说：“那就后年呗！急什么啊，又不是不还！”

五叔气得浑身发抖，“行，行！我没法跟你说了，我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，我这个小庙容不了你这尊佛。”说着就去收银台拨电话。安浩天抢先一步跑过去按下电话，“算了，何必呢？多大的事啊，犯不着惊动我爸他老人家。”

五叔终于爆发出来，“安子！我得交房租、交水电费，我挣钱得养家，不是挣钱给你白花的！你要不是我亲侄子，我早让你滚蛋了！”

“安子哥，有人找你。”一个黄头发的小青年在门口叫了一声。

安浩天看了看门外，松开了捂着电话的手，“五叔，你随便吧。”转身边走边说，“不过，今天你要是敢打这个电话，我明天立马找人修理你这破店！你信吗？”

五叔边拨号边对着安浩天吼道：“安子，今天这电话我就打了，我看你还能把我这店烧了不成！”

安浩天充耳不闻，大步地走到门口，一眼就看见站在门口抽烟的王朝东。

“大哥——”安浩天兴奋地冲向王朝东，“什么时候出来的？”

“两天了。”

“不够意思啊，现在才来找我，应该一出来就立马向我报到。”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王朝东用下巴冲着五叔的店点了点问。

安浩天回头看了眼正怒气冲冲打电话的五叔，嘴里回答道：“没事儿，老头儿抽疯呢！”转身拉着王朝东，“别理他，咱哥儿俩喝两杯去。”

一个小馆子里，王朝东和安浩天边聊边喝酒，桌子上已经堆了不少空啤酒瓶了。安浩天端起杯子，“再走一个！很久都没这么痛快了！”王朝东一言不发地也干了杯子里的酒。

安浩天停顿一下问道：“大哥，你什么打算啊？”

“还没打算呢。”

“赶紧琢磨琢磨，带着兄弟一起干！我天天闷我五叔的破店里，还整天挨训，可憋屈死了！”

王朝东笑了笑，停顿片刻，说：“安子，先帮我打听个人吧。”

“谁啊？”安浩天吃着花生米问。

“刘常明，还活着吗？”

“那个死老头儿，找他干吗？”

王朝东阴冷地说道：“算笔旧账！”

安浩天疑惑地看看王朝东。王朝东狠狠地说：“什么都别问，只管给我找人！”

“听说在南城看车，我明天带你过去打听打听！”安浩天回答得很干脆。

王朝东沉默片刻说：“还活着呢，活着就好！”

安浩天一听来了精神，“他是不是对不起你？我整死他！”

王朝东没有说话，只是端起酒杯又喝起来。

地下停车场，刘常明指挥着刚刚驶进来的车辆倒车，“倒，倒，左打轮，打正了，倒，好。”司机从车里下来，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，一口气把里面的水喝完，随手把瓶子扔进了旁边一个敞口的垃圾桶里。刘常明走过去，从垃圾桶里捞出瓶子，走到门岗处，把瓶子放在一个编织袋里。狭小的门房里，堆满了他捡来的垃圾。他在一个小凳子上坐下，拿起茶杯喝了几口，然后看起了报纸。

王朝东和安浩天远远地看着他。

“这孙子过得挺滋润啊！”安浩天说着就要往前冲，王朝东一把拉住他，把他顶在柱子上，“我俩的事，你少掺和！”安浩天傻愣愣地看着他。

王朝东放开安浩天，走到正哼着小曲在另一个垃圾桶前翻捡东西的刘常明身边。

“老刘，身子骨还行吧？”王朝东拍了拍刘常明的肩膀。

刘常明拿着塑料袋的手一抖，抬起头，看到了王朝东的脸，勉强陪着笑，“你，你可算出来了，什么时候出来的？”

王朝东恶狠狠地说：“你是不是以为这辈子都见不着我了？今天看见我是不是特意外？”

刘常明喃喃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想你也该出来了。”说完讪讪地笑着。

王朝东冷笑着说：“老家伙，你的命太长了，非得活着看我出来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幸亏你没死，要不我找谁去呀？”

刘常明苦笑了一下，“出来就好，出来就好。”

王朝东冷冷地看着他，“好你个屁！很快你就知道好不好了！”刘常明愣了一下。

安浩天在远处看着他俩，一脸的疑惑。

“怎么着，不带我和我的小兄弟去你家坐坐？”王朝东指了指安浩天对刘常明说。

“好，好，我和别人打个招呼就带你们去。”刘常明哈着腰答应着。

“老子没空等你，赶紧走！”王朝东推了刘常明一把。

刘常明苦笑着没再言语，默默地带着王朝东和安浩天来到他家。王朝东打量着这间小平房，狭窄、简陋，不过还算干净。刘常明倒了水递过来。王朝东接过水，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拿起一个小凳子，挨着桌子坐下。刘常明局促不安地站在一边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“坐吧！”王朝东朝他示意了一下中间的小凳子。刘常明唯唯诺诺不敢坐。

“大哥让你坐你就坐，快点！”安浩天在一边发话。

刘常明不安地坐下来。谁都没有说话。王朝东瞪着刘常明使劲看，把他瞪得心里一直发慌。“老刘，有件事儿，我想来想去想不清楚，得好好儿问问你。”王朝东终于开了口。

刘常明不安地说：“你说，你说。”

王朝东死死地盯着他，“我打架伤了人，判了八年，中间想出来却被人告发了，又加了十年。这事儿，你还有印象吧？”刘常明搓着手道：“有印象，有印象……”

王朝东压着怒火，“只是有印象吗？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吧？”刘常明更不安了。

“哥儿们信任你，把什么话都跟你兜了，你就这么对待我？十年啊，老刘，哥儿们这冤大头也太他妈冤了吧？！”王朝东拍着桌子吼道。

刘常明哭丧着脸，“朝东，你听我说，我也有苦衷。”

安浩天忍不住愤怒地揪住刘常明的衣领，“你他妈就是个垃圾！”

“我判的是无期。朝东，我都这岁数了，不想死在里边，我得出来，我得立功……”

“立功？”王朝东爆发出来，“刘常明！你他妈是立功了，那我呢？你明白这十年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
“朝东……”刘常明站起来。

“你给我坐下！”王朝东满眼冒火地指着刘常明。刘常明只好又坐下去。

王朝东停顿片刻道：“八年，我还有盼头；可是十八年，黄花菜早烂透了！哥儿们现在出来算个什么东西，家没了，老婆没了，兄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！你不想死里边，就该我死在里边吗？”说着，王朝东拿起桌上的杯子，使劲砸在地上。然后，满屋又是骇人的静。

良久，刘常明喃喃道：“朝东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想怎么着我都不怨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欠你太多……”

王朝东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欠得不多，你就欠我十年！这十年该还，不是吗？”说完愤然离开，刘常明不禁打了个冷战。

安浩天紧跑几步跟上，“大哥——”王朝东没有停，“你打算怎么收拾他？”王朝东没说话，安浩天继续道，“老家伙孤家寡人，小破平房多半也是租的吧？存款就更别想了，一把老骨头，打两巴掌就散了架……”

王朝东冷冷地说：“打？那太便宜他了！”

“那……”安浩天停顿一下，迟疑地说，“难道你想让他进去？就他那把老骨头，再进去可就死里头了！”

“他就该死在里头！”王朝东阴冷的态度，让安浩天也不禁有点发冷。

晚上刘常明躺在床上睡不着，突然“咚咚咚”一阵粗暴的敲门声吓了他一跳。他起身开了门，见门口站着王朝东，手里提着行李。王朝东径直走进来，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：“到你家住几天。”说着大模大样地在床上坐下。刘常明不知该说什么，支吾了半天说：“洗个脸吧，我给你倒点热水去。”王朝东还是没理睬他，自顾自地脱了鞋，“拖鞋！”刘常明赶忙给他找出来一双拖鞋。

刘常明迟疑地问：“跟家里人联系上了吗？”王朝东眉头动了动，抬头看看他，目光冷冷地说：“你说呢？”刘常明住了嘴。

王朝东冷笑着说：“听说你有个女儿啊，还有外孙？过得不赖吧？”一听他提自己的女儿跟外孙，刘常明不禁紧张起来。

王朝东转头继续冷笑着说：“你是一家人团圆了，可比我强多了。”刘常明更

紧张，语气中满是哀求，“朝东，我欠你的我还，你我之间的恩怨咱们自己解决，别把孩子们卷进来。”

王朝东笑了笑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好啊，你想怎么解决？说来我听听。”

刘常明无奈地说：“你说怎么着都行。”

王朝东打量着四周，起身拿起案子上的菜刀，摸了摸刀刃，“你现在就出去，杀个人，再去公安局自首，天一亮，咱们什么恩怨都没了。”

刘常明愣了，勉强挤出笑，“朝东，你真能开玩笑。”

王朝东正了脸色道：“谁说开玩笑？刘常明，哥儿们这十几年只琢磨一件事，那就是怎么让你把十年还给我，明白吗？”说完，冷冷地盯着他。

刘常明的脸色难看极了。王朝东又故作轻松地说：“不想杀人，那就干点别的。你在里头也待了二十几年，怎么量刑你心里有数，用不着我提醒你吧？”

刘常明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“朝东，咱们都十几二十年这么熬过来的，不容易啊，你这又何必呢？”

王朝东愤怒地打断他的话，“你他妈住嘴！不是你，哥儿们能少熬十年！十年啊！十年好熬吗？”刘常明缩了缩身子，不敢再说话。

王朝东稍微平静了一下，说：“老头儿，你自己掂量掂量吧，反正哥儿们别的没有，却有的是时间和精力陪你玩！”刘常明一脸苦涩。

王朝东冷冷地笑了笑，掀被子铺床，和衣躺下了。被晾在一旁的刘常明一动不动，王朝东冷冷地命令道：“关灯，睡觉！”刘常明转身关了灯。

屋里就一张床，刘常明没地方睡，无力地坐在沙发上。

黑暗中一片沉默，刘常明的呼吸声逐渐平稳下来。

“朝东——”刘常明试探着叫了声，王朝东没回答，刘常明也不敢再出声了。

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在忙碌的小吃摊旁，一个中年女人正跑前跑后地招呼着客人。

“老板娘，一碗粥，一笼包子，快点！”一个客人在一张小桌边落座。

“来了，一碗粥，一笼包子，三块五！”曾文洁把客人要的东西放在他面前。

这时，刘常明走了进来。“姥爷——”一个六岁左右的孩子看见他，高兴地跑过来。刘常明脸上露出开怀的笑容，“哎——多，来姥爷抱抱。”

曾文洁听见声音，忙转过头，看见刘常明，一把就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，对孩子训斥道：“他不是你姥爷！”多多委屈地皱着小脸。

“小洁……”刘常明做错事般地叫了一声。曾文洁沉下脸说：“我说过多少回

了，别再来找我了。”

刘常明讷讷地说：“有件事，我想跟你商量……”

“有什么可商量的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”曾文浩一口打断他。

“唉哟——”一声呻吟传来，原来是多多摔倒了。曾文浩赶紧跑过去，把孩子扶起来，边给他拍身上的土边训斥道：“让你别乱跑，非得摔了才高兴？”多多没哭，只是撅着嘴。刘常明在一边心疼地看着多多。

曾文浩头都没回地轰刘常明，“赶紧走啊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”

“你听我说两句，说完我就走。”刘常明赶紧说。

“没工夫！”

“小浩，这几天别出摊了，带着多多找个地方躲几天。”

“躲？没招谁没惹谁，为什么要躲？”

“我以前得罪了一个人，现在他要报复，我怕他找你跟多多的麻烦。”

曾文浩一听就来了气，“你惹了一身的官司，已经牵连我够苦的了，现在出来了还有这么多事，你到底想害我们害到什么时候啊？”

“小浩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你得罪了谁你去解决，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！”

“妈妈……”看见母亲生气，多多过来拉住曾文浩的手。曾文浩深呼吸一下平复情绪，继续道：“别再来找我们了，就让我们好好儿地、安静地活几天，行吗？”

刘常明看看外孙女儿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叹了口气，一脸沮丧地转身走了。刚转过弯，差点撞到一个人身上，他抬头一看，是王朝东。“你，你干什么？”刘常明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地说。

王朝东似笑非笑地说：“看闺女来了？”刘常明紧张地笑一下，没说话。

王朝东还是那个表情，“外孙多大了？五岁？”刘常明慌得拉着王朝东的衣角，哀求道：“朝东，算我求你了，我闺女跟外孙不容易，咱们有恩怨咱们自己了，别跟孩子们过不去。”

“可以啊，我不是说了嘛，咱们怎么了全看你了。”

刘常明无奈地说：“朝东，你到底想让我怎样啊？”

“我不早说清楚了嘛，你还跟我废话？”

“我真不能啊，朝东，我不能再进去啊。我扔下小浩二十年没管，现在我不能再扔下他们了。”

“刘常明！”王朝东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，“你有孩子，我也有孩子！你把我

卖了的时候，怎么不替我想想？现在跟老娘儿们似的跟我哭鼻子，晚了！我就给你三天，过了三天还没动静就别怪我不客气！”王朝东指着刘常明的鼻子，说完转身就走。

“朝东……”刘常明追上去，“都是我的错，你别这么逼我，好吗？”王朝东没理他。

“朝东！”刘常明声音颤抖地哀求道。王朝东回头冷笑道：“你他妈早该想到这一天，我劝你把外孙看好了。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刘常明看着王朝东离开的身影，满脸的无力和悲伤。他慢慢地向地下停车场走去。

刘常明上着班，越想心里越不踏实，不停地走来走去。保安看出了他的不安，开玩笑说：“老刘，怎么看你跟猫抓了似的呢？”

刘常明想了想，捂着肚子装做忍不住的样子，“小高，我今天拉肚子，得去看医生，你帮我顶半天，半天就成，好吗？”

保安为难地说：“物业要问起来，我不好解释呀……”

“我向物业解释，我向物业解释，好吗？谢谢你，谢谢啊！”

“那……好吧。”保安只好同意了。话刚落音，刘常明就提着旧公文包，一路小跑着往家里奔去。到胡同口的时候，他看见王朝东出来，就赶紧闪到一边。等王朝东走过去后，刘常明悄悄地跟在他后面。王朝东走得很快，刘常明呼哧呼哧喘着气跟着他，行人不多时，他就躲到大树后边，不敢离王朝东太近。

王朝东走到路边一个杂货店的门口，掏钱买了瓶水，店主找钱的时候，他从饮料店反光玻璃上看到了不远处树后面的刘常明。王朝东冷笑了一下，走出饮料店，在路边树下阴凉处的长椅上坐下，不紧不慢地喝起了水。躲在树后的刘常明悄悄探出头，看到王朝东在喝水，又缩回去，为了不让这棵小树暴露自己，刘常明站得笔直，大气都不敢出。王朝东喝完水，慢慢向小树走去，在快要走到小树旁边的时候停住了，露出嘲讽的笑容，然后又转回身大步向前走去。刘常明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看到王朝东走远了，才从树后溜出来，长出一口气，慌忙又跟了上去。

王朝东走进一家店面不小的饭馆，刘常明也跟着来到饭馆门口，踌躇着没有进去，他透过大玻璃窗看了看饭馆里面，发现王朝东上了二楼，自己就在门口找了个凉快的地方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饭店门口。过了很久也没见王朝东的身影，他开始焦急地踱着步，然后蹲着，最后索性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来，天色一点点地暗下去，可始终没有看到王朝东出来。

天黑了下來，刘常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。大院里有人在乘凉，还有一个孩

子在玩耍。刘常明走到自己家门口发现门锁没了，他一愣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，只见王朝东躺在沙发上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转播的球赛。王朝东晃着脚戏谑地说：“哟，回来了，看了一天饭馆，人家给你多少钱啊？”

刘常明没说话。王朝东继续道：“跟踪我干吗？怕我找你闺女跟外孙去啊？”刘常明被说破了，还是没说话，耷拉着脑袋，一副默认的样子。

“我说了三天，就会给你三天，我做事有规矩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王朝东喝了口酒说。

刘常明沉默了片刻，又勉强笑了笑说：“还没吃吧？咱们到外头吃点吧，你出来还没给你接风呢。”王朝东放下酒瓶，扔过一句“少来这套”。

刘常明找个凳子，无奈地坐下来，王朝东没理他。

“朝东，你闺女现在也得二十出头了吧？你不想见见她啊？”刘常明陪着笑脸轻轻地问。

“用不着你费心，等咱们的事了了，我自然会去找她们。”王朝东愣了一下，冷笑着说。

刘常明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。王朝东忽然有点不耐烦了，“你他妈的别在这给我哭丧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！我跟你的事没商量，明白不？”

刘常明无奈了，继续沉默着不说话。王朝东黑了脸，一口喝光了瓶子里的酒，然后木然地看着电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刘常明一个人悄悄地去派出所找刘所。在一间办公室里，他局促不安地等着，刘义权从外面走了进来，“刘常明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”

刘常明唯唯诺诺道：“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，就是……”

“就是什么？”

“王朝东出来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们以前在一个号里待过。”

“难兄难弟啊。有什么事快说，我还忙着呢。”

“他现在住在我家，能帮着找找他家里人吗？他老婆叫何丽萍……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我已经叫我们民警去查了。不过他家那一片十年前就拆迁了，很多人搬走后，户口都跟着迁走了，所以很难找得到。”

“能不能麻烦您再给查查，他现在一个人挺不容易的。”